

新編諸子集成

中華書局

淮南

鴻烈集

解

上



年 月 日

新編諸子集成

淮南鴻烈集解

上

劉文典撰
馮逸喬華點校

中華書局

點校說明

淮南子二十一篇，本名鴻烈，由西漢時淮南王劉安（公元前一七九年——公元前一二二年）招致賓客集體編寫而成，於漢武帝建元元年（公元前一四〇年）獻上。劉向、劉歆父子校訂圖書，定名淮南內，置於諸子略內，後世遂稱淮南子或淮南鴻烈。

劉安是漢高祖劉邦的孫子，漢文帝前元十六年（公元前一六四年）被立為淮南王，漢書本傳稱他「為人好書，鼓琴，不喜弋獵狗馬馳騁」。他與「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」編著鴻烈之時，正是「竇太后好黃帝、老子言」，文帝、景帝及許多大臣「不得不讀黃帝、老子，尊其術」（史記外戚世家）之日，自然無為的道家思想就是當時的統治思想。在漢武帝初年做太史令的司馬談，深通黃、老之學，他對西漢前期道家思想即黃、老思想作了如下的論述：「道家使人精神專一，動合無形，瞻足萬物。其為術也，因陰陽之大順（序四時之大順），采儒、墨之善（儒家序君臣之禮，列夫婦長幼之別，墨家彊本節用），撮名、法之要（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，名家正名實），與時遷移，

應物變化，立俗施事，無所不宜，指約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」（史記太史公自序）東漢末年，高誘注淮南子，在敘中對全書內容作了簡明的概括：「其旨近老子，淡泊無爲，蹈虛守靜，出入經道。言其大也，則燾天載地；說其細也，則淪於無垠，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，世間詭異環奇之事。其義也著，其文也富，物事之類，無所不載，然其大較歸之於道，號曰鴻烈。鴻，大也；烈，明也，以爲大明道之言也。」淮南子一書的作者，在談到著書宗旨時指出：「夫作爲書論者，所以紀綱道德，經緯人事。」道論至深，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；萬物至衆，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。「故著書二十篇，則天地之理究矣，人間之事接矣，帝王之道備矣。」（淮南子要略）可以說，淮南子一書是對西漢前期道家思想的系統而詳盡的總結，是研究與「文、景之治」相適應的統治思想即黃、老思想的極其寶貴而豐富的資料。

隋書經籍志著錄淮南子二十一卷，有高誘注和許慎注兩種。流傳至今的只有題名高誘注并有高誘敘的一種，據前人考證，其中原道、俶真、天文、墜形、時則、覽冥、精神、本經、主術、汜論、說山、說林、脩務等十三篇爲高注，繆稱、齊俗、道應、詮言、兵略、人間、泰族、要略等八篇爲許注。

淮南子有多種版本和注本，吳則虞考證爲一百六十二種，劉文典的淮南鴻烈集

解是其中之一。

劉文典字叔雅，原名文驄，安徽合肥人，生於一八八九年十二月，病逝於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。他一九〇六年進入蕪湖安徽公學學習，一九〇七年加入同盟會。一九〇九年赴日本東京求學，一九二二年回上海任民立報翻譯。一九一三年再次赴日，並參加中華革命黨，在孫中山處作秘書工作。一九一六年回國，經陳獨秀介紹，到北京大學任教，並擔任新青年雜誌英文編輯。一九二七年應聘出任安徽大學校長。一九二八年安徽大學學生罷課，蔣介石親自召見他，責令交出共產黨員名單，嚴辦罷課學生。他當面頂撞，被關押起來。後經蔡元培力保，才得到釋放。一九二八年底回北京大學任教。一九二九年，經羅家倫介紹，到清華大學任國文系主任，同時在北京大學兼課。一九三八年，取道香港至昆明，在西南聯大任教。由於思想消沉，染上了吸鴉片烟的惡習，於一九四三年受鹽商之聘到磨黑中學（普洱中學）任校長，結果被西南聯大解聘。不久，由徐嘉瑞介紹到雲南大學文史系任教。全國解放前夕，胡適爲他辦好去美國的簽證，並買好了飛機票，出於對祖國的熱愛，他謝絕了。解放後，他的精神狀態一天比一天振作，被評爲一級教授，參加了九三學社，被選爲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。

劉文典治學態度謹嚴，受到學術界好評。淮南鴻烈集解是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完成的第一部專著。該書以莊逵吉校本爲底本，以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作附錄，哀輯王念孫、孫詒讓、俞樾、洪頤煊、陶方琦、王引之、錢大昕、梁履繩、桂馥、孫志祖、顧炎武、劉績、郝懿行、胡鳴玉等二十餘家之說，并遍引藝文類聚、北堂書鈔、初學記、白帖、意林、太平御覽等唐、宋類書爲佐證，資料豐富，條理分明，採擇亦屬精當，其中還有不少見解爲前人所未發，爲閱讀和深入研究淮南子提供了方便。

淮南鴻烈集解於一九二三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一九二四年再版。我們這次整理，除加全式標點外，還參校了有關書籍，凡有改動及存疑之處，均一一出校。劉文典另有三餘札記，其中淮南子校補一百六十九條，淮南子逸文二十九條，今一併作爲附錄，以饗讀者。本書原來附錄的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，仍予保存，置於全書之末。

點校者 一九八六年一月

淮南鴻烈集解序

整理國故，約有三途：一曰索引式之整理，一曰總帳式之整理，一曰專史式之整理。

典籍浩繁，鉤稽匪易，雖有博聞彊記之士，記憶之力終有所窮。索引之法，以一定之順序，部勒紊亂之資料，或依韻目，或依字畫，其爲事近於機械，而其爲用可補上智才士之所難能。是故有史姓韻編之作，而中下之材智能用廿四史矣；有經籍纂詁之作，而初學之士能檢古訓詁矣。此索引式之整理也。

總帳式者，向來集注、集傳、集說之類似之。同一書也，有古文今文之爭，有漢、宋之異，有毛、鄭之別，有鄭、王之分。歷時既久，異說滋多。墨守門戶之見者，囿於一先生之言，不惜繁其文，枝其辭以求勝；而時過境遷，向日斤斤之爭，要不過供後人片段之擷取而已。上下二千年，顛倒數萬卷，辨各家之同異得失，去其糟粕，拾其精華，於以結前哲千載之訟爭，而省後人無窮之智力；若商家之歲終結帳然，綜觀往歲之盈折，正所以爲來日之經營導其先路也。

專史云者，積累既多，系統既明，乃有人焉，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，擇文化史之一部分，或以類別，或以時分，著爲專史。專史者，通史之支流而實爲通史之淵源也。二千年來，此業尚無作者；鄭樵有志於通史，而專史不足供其採擇；黃宗羲、全祖望等有志於專史，而所成就皆甚微細。此則前修之所未逮，而有待於後來者矣。

吾友劉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鴻烈集解，乃吾所謂總帳式之國故整理也。淮南王書折衷、周秦諸子，「棄其畛挾，斟其淑靜，非循一迹之路，守一隅之指」，其自身亦可謂結古代思想之總帳者也。其書作于漢代，時尚修辭；今觀許慎、高誘之注，知當漢世已有注釋之必要。歷年久遠，文義變遷，傳寫譌奪，此書遂更難讀。中世儒者排斥異己，忽略百家，坐令此絕代奇書，沉埋不顯。迄乎近世，經師旁求故訓，博覽者始稍稍整治秦漢諸子；而淮南王書治之者尤衆。其用力最勤而成功較大者，莫如高郵王氏父子，德清俞氏間有創獲，已多臆說矣；王紹蘭、孫詒讓頗精審，然所校皆不多。此外，如莊逵吉、洪頤煊、陶方琦諸人，亦皆瑕瑜互見。計二百年來，補苴校注之功，已令此書稍稍可讀矣。然諸家所記，多散見雜記中，學者罕得遍讀；其有單行之本，亦皆僅舉斷句，不載全文，殊不便於初學。以故，今日坊間所行，猶是

百五十年前之莊逵吉本，而王、俞諸君勤苦所得，乃不得供多數學人之享用；然則叔雅集解之作，豈非今日治國學者之先務哉？

叔雅治此書，最精嚴有法，吾知之稍審，請略言之。唐、宋類書徵引淮南王書最多，而向來校注諸家搜集多未備；陶方琦用力最勤矣，而遺漏尚多。叔雅初從事此書，遍取書鈔、治要、御覽及文選注諸書，凡引及淮南原文或許、高舊注者，一字一句，皆採輯無遺。輯成之後，則熟讀之，皆使成誦；然後取原書，一一注其所自出；然後比較其文字之同異；其無異文者，則舍之；其文異者，或訂其得失，或存而不論；其可推知爲許慎注者，則明言之；其疑不能明者，亦存之以俟考。計御覽一書，已踰千條，文選注中，亦五六百條。其功力之堅苦如此，宜其成就獨多也。

方叔雅輯書時，苟有引及，皆爲輯出，不以其爲前人所已及而遺之。及其爲集解，則凡其所自得有與前人合者，皆歸功於前人；其有足爲諸家佐證，或匡糾其過誤者，則先舉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證附焉。至其所自立說，則僅列其證據充足，無可復疑者。往往有新義，卒以佐證不備而終棄之；友朋或爭之，叔雅終不願也。如詮言訓：「此四者，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。心爲之制，各得其所。」俞樾據上文「目好色，耳好聲，口好味」，因謂「鼻」字爲衍文；然文子符言篇上文言「目好色，耳好聲，

鼻好香，口好味」，而下文亦有「鼻」字。叔雅稿本中論此一條云：「此疑上文『口好味』上脫『鼻好香』三字。文字符言篇及此處耳目鼻口竝舉，皆其證也。俞氏不據文子以證上文之脫失，反以『鼻』字爲後人據文子增入，謬矣。惟余亦未在他處尋得更的確之證據，故未敢駁之耳。」此可見叔雅之矜慎。叔雅於前人之說，樂爲之助證，而不欲輕斥其失，多此類也。然亦有前人謬誤顯然，而叔雅寧自匿其創見而爲之隱者，如本經訓「元元至碣而運照」，俞樾校云：「樾謹按：高注曰：『元，天也；元，氣也。』分兩字爲兩義，殊不可通。疑正文及注均誤。正文本曰：『元光至碣而運照。』注文本曰：『元，天也；光，氣也。』倣真篇曰：『弊其元光，而求知之於耳目。』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。高彼注曰：『元光，內明也。一曰，元，天也。』然則此曰『元天也』，正與彼注同。疑彼亦有『光氣也』三字，而今脫之也。」（諸子平議三十，頁八）叔雅稿本中論此條云：「宋、明本皆作『玄元至碣而運照』，莊本避清聖祖諱，改玄爲元耳。俞氏未見古本，但馮莊本立說，可笑也。『玄，天也』，本是古訓。原道、覽冥、說山諸篇，高注皆曰：『玄，天也。』釋名：『天謂之玄。』桓譚新論（後漢書張衡傳注引）：『玄者，天也。』此條今亦未收入集解，豈以宋、明藏本在今日得之甚易，以之責備前人，爲乘其不備耶？此則忠厚太過，非吾人所望於學者求誠之意者矣。」

然即今印本集解論之，叔雅所自得，已卓然可觀。如倣真訓云：「百圍之木，斬而爲犧尊，鑿之以劓鬲，雜之以青黃；華藻罇鮮，龍蛇虎豹，曲成文章。然其斷在溝中，壹比犧尊，溝中之斷，則醜美有間矣。然而失木性，鈞也。」向來校者，僅及名物訓詁，未有校其文義之難通者。叔雅校云：「然其斷在溝中」句疑有脫誤。莊子天地篇作「其斷在溝中」，亦非。惟御覽七百六十一引莊子作「其一斷在溝中」，不誤。今本「一」字誤置「比」字上，傳寫又改爲「壹」，義遂不可通矣。」（卷二，頁十一）此據御覽以校莊子，乃以之校淮南，甚精也。又如墜形訓云：「無角者膏而無前，有角者指而無後。」高注云：「膏，豕也，熊猿之屬。無前，肥從前起也。指，牛羊之屬。無後，肥從後起也。」莊逵吉校云：「指應作脂，見周禮注，所謂「戴角者脂，無角者膏」是也。又王肅家語注引本書，正作脂。」莊校已甚精審，然「無前」「無後」之說終不易解。叔雅校云：「莊校是也。」御覽八百六十四脂膏條下，八百九十九牛條下引，指並作脂，是其確證。又無前無後，義不可通。「無」疑當作「兑」，始譌「无」，傳寫又爲「無」耳。御覽八百九十九引，正作兑前兑後，又引注云「豕馬之屬前小，牛羊後小」，是其證矣。前小即兑前，後小即兑後也。」（卷四，頁九。兑即今銳字。）此條精確無倫，真所謂後來居上者矣。

類書之不可盡恃，近人蓋嘗言之。叔雅校此書，其採類書，斷制有法。若上文所引御覽八百九十九，引原文而并及久佚之古注，其可依據，自不待言。其他一文再見或三見而先後互異者，或各書同引一文而彼此互異者，或僅一見而與今本微異者，其爲差異，雖甚微細，亦必竝存之，以供後人之考校。其用意甚厚，而其間亦實有可供義解之助者。如說林訓云：「以免之走，使犬如馬，則速日歸風。及其爲馬，則又不能走矣。」孫詒讓校此句，謂「歸當爲遺，聲之誤也」。其爲臆說，無可諱言。叔雅引御覽九百七引，作：「以免之走，使大如馬，則逐日追風。及其爲馬，則不走矣。」此不必糾正孫說，而使人知此句之所以可疑，不在「歸」字之爲「遺」爲「追」，而在「犬」字之應否作「大」。蓋校書之要，首在古本之多；本子多則暗示易，而向之不爲人所留意者，今皆受撈榨而出矣。上文之「兌」，此文之「大」，皆其例也。

叔雅此書，讀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，與其方法之嚴而慎。然有一事，猶有遺憾，則錢繹之方言箋疏未被採及是也。淮南王書雖重修飾，然其中實多秦、漢方言，可供考古者之採訪。如開卷第一葉「甚淖而澇」，高注曰：「澇，亦淖也。夫饘粥多瀋者謂澇。澇讀歌謳之歌。」莊逵吉引說文「澇，多汁也」以證之，是也。今徽州方言謂多汁爲「淖」，粥多瀋則謂之「淖粥」；欲更狀之，則曰「淖澇澇」，澇今讀如呵。

又如主術訓云：「聾者可使嚙筋，而不可使有聞也。」王紹蘭與孫詒讓皆引攷工記弓人「筋欲敝之敝」句鄭司農注「嚙之當熟」。孫又引賈疏「筋之椎打嚙齧，欲得勞敝」，謂「嚙筋」爲漢時常語，卽謂椎打之，使柔熟，以纏弓弩也。（本書卷九，頁十二。）今徽州績谿人詈人多言而無識，曰「嚙弓箭」，亦曰「瞎嚙弓箭」。凡此之類，皆可今古互證。錢繹所輯，雖未及於今日之方言，然其引此書中語，與方言故訓竝列，往往多所發明，似亦未可廢也。質之叔雅，以爲如何？

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六日，胡適。

自序

淮南王書博極古今，總統仁義，牢籠天地，彈壓山川，誠眇義之淵叢，嘉言之林府，太史公所謂「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、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」者也。惟西漢迄今，歷二千祀，鈔刊屢改，流失遂多。許、高以之溷濶，句讀由其相亂，後之覽者，每用病諸。雖清代諸師如盧文弨、洪頤煊、王念孫、俞樾、孫詒讓、陶方琦之倫各有記述，咸多匡正，而書傳繁博，條流踏散，卷分袞異，檢覈難周，用使脩學之士迴遑歧塗，沿波討原，未知攸適。予少好校書，長而彌篤，講誦多暇，有懷綜緝，聊以錐指，增演前脩。采拓清代先儒注語，搆會甄實，取其要指，豫是有益，竝皆鈔內。其有穿鑿形聲，競逐新異，亂真越理，以是爲非，隨文糾正，用祛疑惑。若乃務出游辭，苟爲汎說，徒滋蕪濫，祇增煩冗，今之所集，又以忽諸。管闕所及，時見微意，倘有發明，亦附其末。雖往滯前疑未盡通解，而正譌□佚，必有馮依，一循塗軌，未詳則闕。名爲集解，合二十一卷，庶世之君子或裨觀覽焉！

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十五日，合肥劉文典。

敘目

漢涿郡高誘撰

淮南子名安，厲王長子也。長，高皇帝之子也。其母趙氏女，○莊逵吉云：漢書淮南王傳不云趙氏女，而云其弟趙兼。為趙王張敖美人。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，信亡走匈奴，上遂北至樓煩。還過趙，不禮趙王。趙王獻美女趙氏女，○莊逵吉云：應云「獻美人趙氏女」，此女字疑譌。得幸，有身。趙王不敢內之於宮，為築舍于外。及貫高等謀反發覺，并逮治王，盡收王家，及美人，趙氏女亦與焉。吏以得幸有身聞上，上方怒趙王，未理也。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，呂后不肯白，辟陽侯亦不强爭。及趙美人生男，恚而自殺。吏奉男詣上，上命呂后母之，封為淮南王。暨孝文皇帝即位，長弟上書願相見，詔至長安。日從游宴，驕蹇如家人兄弟。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，因椎殺之。上非之，肉袒北闕謝罪，奪四縣，還歸國。為黃屋左纁，稱東帝，坐徙蜀巖道，○莊逵吉云：古巖、嚴字通。死於雍。上閔之，封其四子為列

侯。時民歌之曰：「一尺繒，好童童。一升粟，飽蓬蓬。兄弟二人，不能相容。」○莊
達吉云：本傳作：「一尺布，尚可縫。一斗粟，尚可舂。兄弟二人不相容。」上聞之曰：「以我
貪其地邪？」乃召四侯而封之：其一人病薨，長子安襲封淮南王，次爲衡山王，次爲
廬江王。太傅賈誼諫曰：「怨讎之人，不可貴也。」後淮南、衡山卒反，如賈誼言。
初，安爲辨達，善屬文。皇帝爲從父，數上書，召見。孝文皇帝甚重之，詔使爲離騷
賦。○莊達吉云：本傳作「使爲離騷傳」。○孫詒讓云：此自作賦，與本傳不同。文心雕龍神思篇
云「淮南崇朝而賦騷」，卽本高敍。自旦受詔，日早食已。上愛而秘之。天下方術之士多
往歸焉。於是遂與蘇飛、李尚、左吳、田由、雷被、毛被、晉昌等八人，及諸儒大
山、小山之徒，共講論道德，總統仁義，而著此書。其旨近老子，淡泊無爲，蹈虛守
靜，出人經道。言其大也，則燾天載地，說其細也，則淪於無垠，及古今治亂存亡禍
福，世間詭異環奇之事。其義也著，其文也富，物事之類，無所不載，然其大較歸之
於道，號曰鴻烈。鴻，大也；烈，明也，以爲大明道之言也。故夫學者不論淮南，則
不知大道之深也。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，莫不援采以驗經傳。以父諱長，故其所
著，諸「長」字皆曰「脩」。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，名之淮南。又有十九篇者，謂之
淮南外篇。自誘之少，從故侍中、同縣盧君受其句讀，誦舉大義。會遭兵災，天下棋